



故宮珍本叢刊

思舊錄·大義覺迷錄

等四種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059 冊史部別史類詔令奏議類

故宮博物院編

思舊錄 大義覺迷錄
經略洪承疇奏對筆記
靳文襄公奏疏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思舊錄/(清)黃宗羲撰. —影印本.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2

(故宮珍本叢刊.史部.別史.詔令奏議/故宮博物院編)

本書與“大義覺迷錄/(清)世宗撰·經略洪承疇奏對筆記/(清)洪承疇撰·靳文襄公奏疏/(清)靳輔撰”合訂

ISBN 7-80645-866-2

I. 思… II. 黃… III. ①野史-中國-古代②詔令-中國-古代③奏議-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1693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059 冊

史部·別史·詔令奏議

思舊錄 大義覺迷錄 經略洪承疇奏對筆記 靳文襄公奏疏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8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866-2/Z·33

定價:650 元(別史詔令奏議傳記時令 4 類 19 種共 4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黃梨洲先生遺書

內山養齋金錄

俞樾署



思舊錄序

全祖望結埼亭集

結埼亭集

子嘗謂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以玉成之蔡侍郎梁村因數古人享此遇者莫如歐陽充公蓋其當有朱極盛之時揚歷真仁英神四朝一時名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而充公盡收之於文字間是不特昌黎柳州所無卽東坡南豐亦稍遜之黎洲先生產于百六之際其生平磨竭之宮野葛之餉有爲世人所不堪者而百年中閱歷人物視充公有過之而無不及斯又一奇也先生以忠端公爲之父以戴山先生爲之師當髫髻時所追隨稱父執者思舊錄

全序

一五桂樓刊本

莫非膺滂蕃武之徒稍長遊證人書院私淑者洛閩之門庭見知者楊袁之宗派或告以中原文獻之傳或語以累朝經制之略耳濡目染總不入第二流品目會廟堂興紹述之論祭酒諸生俱挂黨人之籍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以禁錮之碑爲通家之譜苟有范溫陸棠之徒隳家世而喪師傳者望塵自遜不敢復前蓋先生之學問氣節得於天者固有不同要其淵源之自則相半焉至於三辰易運從亡不遂如鄧光薦從戎不遂如王炎午蠲灘鼇背呼文陸謁張陳相與吞聲而泣血又一時也風波既定家居奉母則嘗

以講經自給東維以論文爲生靈光巋然長謝鶴書河汾弟子多出而爲巖廊之器而先生亦已老矣先生碑版傳狀文字最多其思舊錄則其追懷朋好雜錄見聞腸斷於甘陵之部神傷於漳水之湄纏綿惻愴託之卮言小品以傳者也以先生之撰述言之學案文案如山如河是錄其渺焉者然先生百年閱歷取精多而用物宏于此約略見之在他人則分先生之一節皆足以豪充公當其盛故哆兮者如春先生當其衰故噫兮者如秋世有讀先生之書者方信予言之非夸也

思舊錄

全序

一五桂樓刊本

思舊錄

餘姚黃宗羲梨洲著

族孫承乙校梓

劉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爲念臺先生其學體認辛苦無所不歷故先儒之敝洞若觀火立朝危言危行仕至左都御史越謚忠端閩謚忠正先生於余有罔極之恩余邑多逆黨敗而歸家其氣勢不少減邑人從而化之故於葬地祠屋皆出而阻撓其時吾邑有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爲密雲悟幅巾弟子皆以學鳴每至越中講席其議論多袒黨逆之人先生

思舊錄

一五桂樓刊本

正色以格之謂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苟有相囑者請以螳臂當之矣戊辰冬先生來弔寒幃以袖拂其棺塵慟哭而去先生與陶石梁講學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禪且流而爲因果先生以意非心之所發則無不起而爭之余於是邀一時知名之士數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而此數十餘人者又皆文章之士闊遠於學故能知先生之學者鮮矣先生誨余雖勤余頑鈍終無所得今之稍有所知則自遺書摸索中也乙酉六月 日先生勺水不進者已二十日道上行人斷絕余徒步二百餘里至先生之家而

先生以降城避至村中楊崩余遂返繞門山支徑入楊崩先生臥匡牀手揮羽扇余不敢哭淚痕承睫自序其來先生不應但頷之而已時大兵將渡人心惶惑余亦不能久待復徒步而返至今思之痛絕也文震孟字湛持公之入相也天下以之望治爲溫體仁所排而罷庚午歲余自南都試回遇公於京口遂下公舟以落卷呈公公見余後場嗟賞久之謂後日當以古文鳴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坐舟中竟日珍重而別

思舊錄

一五桂樓刊本

何棟如字天玉兩入詔獄初以稅事後以遼事往南都之烏龍潭著周易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三致意焉爲木牌蓬屋上下於潭中先生故與馮應京先生講學遇其壽日亦用優人謂余曰余不似念臺先生擔板子勿訝也先生雖困苦之後不忘用世一日暑甚先生笑曰如此酷暑卽以本兵起我亦不赴也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題品便聲價重於一時故書畫器皿多假其名以行世歲戊辰余入京頌冤遇之於西湖畫船三隻一頓襍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陶不退 謂先生曰先生來此近十

日山光水影當領畧偏矣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數日
來只看得一條跳板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
乘一小轎門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藍田叔瑛卽
以袍袖拭之余出頌冤疏先生從座上隨筆改定已
已秋余至雲間先生城外有兩精舍一頑仙廬一來
儀堂相距里許余見之于來儀堂侵晨來見先生者
河下泊船數里先生櫛沐畢次第見之午設十餘席
以欸相知者飯後卽書扇亦不下數十柄皆先生近
詩書余扇爲弔熊襄愍詩男兒萬里欲封侯豈料君
行萬里頭家信不傳黃耳犬遼人都唱白浮鳩一腔

思舊錄

三 五桂樓刊本

熱血終難化七尺殘骸莫敢收多少門生兼故吏孤
墳何處插松楸余留信宿而別明年書來歎不曾遇
弔云豈無田僮一束芻彼磨鏡者何人哉許爲先
忠端公作傳寄於宋氏後見宋子建集有先忠端
公傳不知卽先生之文否而以列之宋集何也
史磐字叔考徐文長之門人其書畫刻畫文長卽文
長亦不能辨其非已作也長於填詞如兼釵合紗金
丸夢磊諸院本皆盛行於世余十四歲時於黃泥橋
諸氏園中見之鬚鬢皓然年蓋九十餘矣

范景文字質公吳橋人東閣大學士甲申之變投龍

泉巷古井公儀觀甚偉好自標致在吏部考功時逆
奄以先忠端公八人姓名致公公曰此八司馬故
事也某豈奸黨之鷹鷂乎投板而歸其爲南大司馬
頗留心於著述劉振之之識大編茅元儀之武備志
皆公所指授也然其人皆非作手猥雜不足觀而公
之虛懷下士末世所僅見耳余謁公公出其書畫賞
玩終日有宋刻爭坐位帖神宗賜奄人以抵牾者公
欲鈎勒重刻公有家樂每飯則出以侑酒風流文彩
照映一時由是知節義一途非拘謹小儒所能盡也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戶禮兩部尙書甲申之變自

思舊錄

四 五桂樓刊本

磬而死遺命大行殮後方可收吾尸初爲庶吉士虞
邑有二人當出其一人欲攻先生出之先忠端
公倡言倪之文望非詞林不可乃止逆奄敗後其黨
楊維垣等反面攻奄以爲捲土重來之計先生分別
邪正手障狂瀾維垣等爲之折角又請毀要典以爲
魏氏之私書孫之獬抱要典而哭於朝不能奪也未
幾而許重熙之五陵注畧出其中有礙於誠意伯劉
孔昭之祖父時先生爲司成孔昭囑毀其板先生不
聽孔昭遂以出婦許先生去位癸未始召用先生頗
事園亭以方程墨調硃砂塗墍墻壁門窗門生魯元

寵爲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間數日又索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之速旣而知之以爲吾所奉先生者皆名品不亦可惜乎先生導余登三層樓正對秦望其兩旁種竹數千竿磨憂有聲先生笑謂余曰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子以爲何如先生殉節以後余再過之其地已爲瓦礫矣此亦通人之蔽也

金鉉字伯玉車駕司主事每巡城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嘗以語其弟大行變聞竟投御河而死公居城之陋巷余嘗過之杯酒脫粟蕭然如寒士談咏竟日

思舊錄

五 五桂樓刊本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以左副都御史城守城破賊充塞街道不可返寓公望門自縊居人恐貽累拒之於是以砒霜投燒酒而飲九竅血裂死公爲通政時黃石齋先生下獄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通政使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上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遷爲副院辛巳之冬葬我外舅葉六桐先生公題主余祀后土公言天下將危吾輩不知稅駕何所癸未 太夫人五十壽誕公將赴召爲文以祝云

余友黃太冲葢山之高第弟子也每過余談學知余所評陽明文集有所未盡公之虛懷樂善如此公一子天其疎族欲竄繼余爲議立其弟之子以後公祁彪佳字虎子山陰人其爲蘇松巡按悉取打行火固之流杖殺之列郡肅然南渡復巡撫蘇松乙酉大兵將渡公出居寓園夜半自沈於水余嘗與馮留仙鄴仙訪之於梅市入公書室硃紅小榻數十張頓放書籍每本皆有牙籤風過鏗然公知余好書以爲佳否余曰此等書皆閭門市肆所有腰纏數百金便可一時暴富唯夷度先生父公之所積眞希世之寶也二

思舊錄

六 五桂樓刊本

馮別去留余夜深而散

鞏永固字洪圖大興人尙光宗女樂安公主城破闔門自焚死公貌如書生喜結交文士壬午僧達聞說戒余與公同坐齋堂議論相契由是來往

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巡按遼東下詔獄其出獄謝恩一疏讀之絕痛辛巳公在南都余往還久之公謂余文有師法不落世諦時飲六安茶香色俱佳因曰此乃眞六安彼暴烈日中者烹之其色如渇只堪屠沽飲耳

魏學濂字子一癸未庶吉士忠節公之次子頌冤闕

下奄黨阮大鍼猶把持殘局子一刺血上書始麗於法闖賊破城子一與孫奇逢相約欲以賊攻賊久之不至故其死獨後子一多藝能爲古文字印章草畫有元人筆法學兵法於王君重學律呂於薄子珏一時名驟起而忌之者亦眾以其後死也謗者紛然余以同難兄弟過相規善相勸蓋不異同胞也

周延祚字長生吳江忠毅公之長子戊辰余年十九出學入京師於世故茫然時李實李永貞劉若愚許顯純崔應元曹欽程皆逮入獄會審對簿長生鍊達凡事左提右挈因以長錐錐彼仇人血流被體獄思舊錄

七五桂樓刊本

卒顏咨葉文仲諸公皆其毒手余與長生登時捶死已卯余至其家壬午與之同試北場乙巳余館石門意欲扁舟話舊而不果行僅以長箋致之長生未答而逝

李孫之字膚公江陰忠毅公之子好讀書錢牧齋嘗謂江陰李氏家多殘本甲申秋余見之於南都甲辰至其家訪之不遇膚公無子然所著三朝野記足以傳矣膚公之舅蔡士順纂僚庵野抄同時尙論錄留心當世人也亦因膚公見之

周茂蘭字子佩爲人謹守忠介公規矩不失尺寸好

二氏之學濟洞之爭天童三峯之頌子佩於其中爲調人余試南都每相款接甲辰至其家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千里來拜先忠端公之墓登山如履平地乙丑余至姑蘇子佩在僧舍法東坡坐道堂四十九日厚自養鍊因破關出見其所注叅同契頗有心得而汪鈍翁但以神仙忠孝陳言序之失其旨矣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官至吏部尙書殉節危城先忠端公在獄公納橐餗募金抵誣賍以此去官公爲司寇崇禎末陳新甲劉元斌王裕民張若麒諸大獄無不自公手定丁卯渡江來弔登堂拜母公知余思舊錄

八五桂樓刊本

家亦貧凡可以周急者無所不至余讀書泛濫公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以佐廟謨禪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今老而無所見長深愧其言

朱天麟字震青崑山人崇禎時爲翰林編修改革之後以相國從王間闕而死先生好深湛之思極之至於恍惚故所著易鼎三然無有不河漢其言先忠端公之難最先渡江而來者先生也先生司理饒州

余寄詩一卷先生即爲之延譽令名手序之壬午在都中余過先生先生談學牽連不斷余忽忽座中睡去亦不怪也

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移寓南京余十七歲遭難往來都中邑中黨逆者陵侮孤兒墓訟祠訟紛紜不已無暇更理經生之業不讀書者五年矣庚午至南京邂逅眉生爲之開導理路諄諄講習遂入場屋癸酉訪我於黃竹不遇而去至武林與余同寓孤山詩酒流連月餘戊寅余訪眉生於宛陵而眉生以保舉入京余信宿其家地名紅林去城半舍阮大鍼黨禍起

思舊錄

九五桂樓刊本

眉生變姓名至金華不相聞問然余逢急難必夢投眉生之家痛哭而醒戊戌鄒文江來始得眉生消息已返家園作詩寄之甲辰五月遇文江於姑蘇約其共訪眉生而文江失約予亦悵然而止庚戌得眉生手書余詩所謂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沉浮是也乙卯有客自長洲來接眉生書云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纔一見耳世路羊腸踟天踣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履自此陟黃岳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太夫人堂下日復一

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柰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關什一古今生知惟堯學知惟舜大禹口口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書簡上書四月廿日瀨江寄而眉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僅十有二日則此書是絕筆也以數千里之遙顧訣別不爽時刻豈非冥契乎

沈壽國字治先眉生弟也庚午同試南都一日月明如晝余與治先過文德橋叩周元亮之門同訪崔昭飲至夜半而散戊寅余至宛上宿於市肆明日欲抵

思舊錄

十五桂樓刊本

安慶治先知之來肆中將余襖被強搬去拉予同入城則麻孟璇梅朗三徐律時_{忘其字}顏庭生十餘人已角巾葛袍出迎於路矣遂寓徐乾岳_{律時父}之家欸留近十日將行出宿治先家余臥後治先發吾拜匣空無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遲明余始知之謂治先曰此子會銀也凡人窘則舉會_{其壁上}奈何以餉余乎治先曰子途中不比吾家中也未幾宣令余廢之致餽余曰子可無慮矣治先始已以肩輿送至池州又寓書青陽吳空之鍾餽金其交情如此

沈士柱字崑蕪湖人讀書明敏下筆千言癸酉甲戌來西湖寓樓外樓武林名士畢集湖舫爲之增價薄暮與余聽絲竹管絃所在掉小舟尾之改革之際累書招余余未之赴終以李大生一案受禍崑銅收禁南都之大內一年有餘有前後宮詞二十四首余選數首記於此前詞云三百年恩總未酬宸居何意臥羈囚先皇製就琉璃瓦還與孤臣作枕頭宮女當年繡上陽征衣親製賜沙場那知雁塞龍堆婦時大內住兵翻補旃裘御榻旁落日昭陽半照灰寒鴉猶帶影飛來上林無樹堪留宿喚醒羈人夢一回古木俱熏已研盡

思舊錄

士五桂樓刊本

風只有五絃揮彤管朝朝傍衾衣便殿只今圖史廢歌驚舞蝶不輕飛後詞云趙瑟秦箏入選頻一年歌舞號長春弘光怡一年誰教筆栗吹殘月腸斷南冠夢裏人內帑空虛仰屋嗟輦將寶玉柄臣家殘珠剩鈿無些拾尙聽胡雛怨翠華方傳內藥宰臣賢親製蟬酥御苑前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年從龍舊侍寂無聞蟒玉貂金俊少羣思漢章縫都被繫又將指使動新君征馬長江四面圍親將騎射悅宮妃那堪回首圓扉泣落得傾城帶笑歸亡國後故妃存者俱出嫁鸚鵡金籠喚御名貴妃親教調郎情卽今苦雨淒風夜卻

嘯鵲鵲四五聲帝好鸚哥帝號福入貴妃因教鸚哥呼之移得豪家洛社丹幸姬爭戴折花殘沉香亭北多烽火繫馬誰憐舊倚欄

周鏞字仲馭金壇人庚午南中爲大會仲馭招余入社已東渡錢塘見劉夫子入甬見百歲老人劉念庵返棹訪余與沈眉生讀書茅山務王佐之學阮大鍼招搖豐邑以新聲高會網羅天下之士人不知其爲奄兒也仲馭草南都防亂揭以顧杲爲揭首列名士百餘人大鍼窘甚於是與仲馭爲賓首之仇矣已卯余入試南中中途病瘧過句容至仲馭家談至夜分

思舊錄

士五桂樓刊本

而瘧不發壬午北上又晤仲馭言陽羨之出山大鍼哀求於東林諸君子云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茲水吳中諸君子頗欲寬之但未知南中議論何如耳因邀仲馭之虎邱語以假借之意仲馭毅然不可陽羨亦不敢犯正議以此復大鍼大鍼涕淚交下願以其化身馬士英代已大鍼得志必欲殺仲馭然無隙可乘不得不借介生從賊之名以及仲馭初仲馭與介生以門人相高一邑遂成朋黨兩家之門人相見則睚眦相向仲馭之門人以徐澤商爲魁聞李賊勸進之文有比堯舜而多武功方湯武而無慚德揚言

出自介生之手馬士英竟以入告大鍼遂以大義滅親逮仲馭入獄勒令自盡澤商意欲殺介生而反以害其師大鍼意在殺仲馭而借名殺介生仲馭在獄余欲入視之而稽察甚嚴徒以聲相聞而已負此良友痛哉

韓上桂字孟郁番禺人以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庚午余奉祖母太夫人在經歷官舍與之爲隣有梧桐一株蓋一畝余讀書梧桐之東孟郁讀書梧桐之西但隔一牆耳孟郁始授余詩法遂引入社孟郁尋移居集南中詩人賦新秋七夕詩余得秋字詩成爲思舊錄

三五桂樓刊本

改數字孟郁贈余詩極多失去可惜孟郁豪爽不羈其在五羊伶人習其填詞會名士呈技珠釵翠鈿掛滿臺端觀者一贊則伶人摘之而去在舊院演所作相如記女優傳靈修爲文君取酒一折便資百金好談兵畧鬱鬱無所試而卒錢牧齋曰孟郁爲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噓呼號飲博探題次韻紙上颯颯然如蠶之食葉俄而筆騰墨飽斐然可觀林雲鳳字若撫長洲人詞人之耆舊也是時南中詞人汪遺民^逸有鍾伯敬批評集張隆甫有朱^之蕃張唱和集閔士行^{景賢}有快書皆與余往還而若撫最

親贈余詩亦最多吳子遠^{道凝}周元亮^{亮工}與余同庚若撫作詩有誰家得種三株樹老我如登羣玉峯流傳詩社其後出處殊途元亮猶寫此詩以見寄若撫寓報恩寺余與之登塔九重及遊城南七十二寺皆有詩唱和

陳玄素字古白余時作詩頗喜李長吉古白一見卽切戒之亦云益友

韓如璜字姬命廣之博羅人好古文有皇明文茲之思舊錄

五桂樓刊本

選癸酉序余制義南中詩會無有不赴李小灣爲南宗伯故姬命久留南中所著古爲小韓文麻三衡字孟璇余交之於南中書筒往來無有間歲必以古墨侑簡贈余多古詩以兵應邱祖德被難臨刑賦詩誓存千丈髮笑看百年頭

林古度字茂之閩人住南京蕭然陋巷車馬盈門其先人曾被廷杖余贈詩有痛君舊恨猶然積而我新冤那得平茂之讀之流涕

梁稷字非馨南海人庚午何匪莪選皇明文徵非馨主其事辛巳余復遇之於南中遊江湖間尙未歸南

海也

何喬遠字匪莪閩人爲南司空四方名士多歸之九日大會於鳳皇臺分韻賦詩所著有萬曆集固一代之作手也錢牧齋以其所纂國史命名名山藏嘗之此蓋不敢以私史纂國史何可非也

何楷字玄子閩人著五經解詁余入其書室方爲周易解詁收羅甚博百年以來窮經之士黃石齋郝楚望及公而三耳隆武建國公以左都御史叱鄭芝龍於殿上致政而歸芝龍使人戕其耳於途中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復社國表四集爲其所選故思舊錄

五桂樓刊本

聲價愈高嘗於西湖舟中贊房書羅峴之文次日杭人無不買之坊人應手不給即時重刻其爲人所重如此次尾亦好收書然未經考索書賈多欺之

次尾不知也辛巳

與馮躋仲同入太學相得益張一日禮部陶英人邀飲次尾袖出一紙欲拘顧媚余引燭燒之亦一笑而罷改革之際起兵山中未幾而敗

劉城字伯宗貴池人爲人平易無次尾之鋒銳雖掛名防亂揭阮大鍼亦不忌之戊寅余信宿其家四壁圖書不媿名士也

錢禧字吉士蘇州人每刻社稿必遣使至余家余知其崇尚先輩不以平日之文應拈題別作數首吉士嗟賞

吳騏字眾香住城南委巷舉時文社於天界寺集者近百人拈題二首未午而罷設飲於寺之丹墀刻孫樵皇甫湜文行世余別眾香詩有一榻藏書君寂寞半年旅邸我糊塗

張自烈字爾公江右人舉國門廣社而與子允密者宣城梅朗三宜興陳定生廣陵冒辟疆商邱侯朝宗江右張爾公無錫顧子方桐城方密之無日不相徵思舊錄

五桂樓刊本

逐也朝宗侑酒必以紅裙余謂爾公曰朝宗之大人方在獄豈宜有此爾公曰朝宗素性不耐寂寞余曰夫人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吾輩不言終爲損友爾公以爲然爾公選文辨多駁艾千子定待千子大怒亦肆訾噉余以爲此場屋氣習耳以制義一途

爲聖學之要則千子之作侑也其所言極至以歐曾之筆墨詮程朱之名理夫程朱之名理必力行自得而後發之爲言勃率理窟亦不過習講章之膚說塵

飯土羹焉有名理歐曾之筆墨像心變化今以入股束其波瀾承前弔後焉有文章無乃罔人昧已之論乎其間先輩如楊復所等間有發明其心得于子批駁不遺餘力近溪復所之學于子何曾夢見卽歐曾之文章于子但模倣其一二轉折以爲歐曾在是豈知其爲折楊黃華也于子無論後來面牆之徒讀其批尾妄謂理學文章盡歸於艾於是猖狂妄誕遂罵象山罵陽明不知天之高地之遠遂化爲時文批尾之世界

思舊錄

七五桂樓刊本

梅明中字明三宣城人世以詩名前有聖俞後有禹金而明三行住坐臥無不以詩爲事禹金有文紀自漢至隋明三纂賦紀以補之馮汝言輯漢魏六朝詩紀明三搜其遺者逸句斷章亦二大帙戊寅余登其家三層樓禹金讀書之所也古木蒼然下臨古塚發其藏書明三以陳旅集贈我辛巳在南中與共晨夕

者數月宿觀音閣夜半烏聲聒耳明三推余起聽曰此非喧鳥覆春洲乎如此詩境豈忍睡去薄暮出步燕子磯看漁舟集岸斜陽掛網別一境界有言某家多古畫余與明三往觀二更而返月明如晝復上酒樓沽飲遇崔昭病臥樓上就其榻訪之

趙初浣字雪度涇縣人癸酉偕一僧來湖上吳次尾每於廣座議論鋒起卽瑣屑之爭亦不讓人雪度曰焉有名士而終日妄言者乎其後死於圍城

思舊錄

七五桂樓刊本

金渾字宜蘇吳縣人先忠端公之難最先至吾家痛哭而去知英德縣亦死於難無有表章之者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戊辰相遇於京師庚午同試南都爲會於秦淮舟中皆一時同年楊維斗陳臥子彭

燕又吳駿公萬年少蔣鳴玉吳來之

尚有數人忘之其以下

第與者沈眉生沈治先及余三人而已余宿於天如

之寓甲戌余與馮研祥同至太倉值端午天如宴於

舟中以觀競渡遠方來執轡者紛然天如好讀書天

姿明敏聞某家有藏書夜與余提燈而往觀之其在

翰苑聲價日高奉之者等於游夏門無益友天如亦

自恃其才下筆豐豔遂無苦功入細嘗以泥金扇面信筆書稿故所成就不能遠到

張采字受先其文質朴過於天如余亦遇之於京師甲戌亦在其家往還意氣慷慨不盡其才而止

楊廷樞字維斗丙寅捶死校尉焚駕帖維斗與焉僅而得免戊寅刻先忠端公詩集維斗過余見之遂請爲序不剃髮而死

陳子龍字臥子華亭人爲紹興推官撰先忠端公

祠堂碑銘余邑有疑獄余一言臥子遂出死罪二其

相信如此吳勝兆之獄臥子望門投止牽連甚衆人

思舊錄

五桂樓刊本

以比之張儉焉臥子少年之文恃才縱橫艾千子與之論文極口鄙薄以爲少年不學不宜與老學論辨自取敗缺海內文章家無不右千子以余觀之千子徒有其議論其摹倣歐曾與摹倣王李者亦唯之與阿臥子晚亦趨於平淡未嘗屑屑於摹倣之間未必爲千子之所及也

陳貞慧字定生陽羨人國門廣業之社定生與次尾主之周旋數月姚太夫人六十之誕少保于庭定

生父子皆有詩爲壽

黃居中字明立居金陵之蘆蘼巷庚午何匪我舉詩

社余與明立無會不與辛巳明立七旬余以宗人共坐一席明立千頃齋藏書甚富余至金陵必借讀之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明敏多藝吳子遠之甥也已卯余病瘧子遠拜求茅山道士得藥一丸致余余知其爲絕瘧丹也念朋友之真切不忍虛其來意些少服之而瘧頓異常密之爲我切脈其尺脈去關下一尺取之亦好奇之過也壬午在京師言河洛之數另出新意從永曆爲相隨削髮爲僧法名無可

金光辰字天樞合肥人余北京寓萬駙馬之園在城

之極西公時爲僉院相去幾二十里特來相訪謚典

思舊錄

五桂樓刊本

久稽余欲上疏催之以稿呈公公卽袖之而去其寫本及投通政司皆不煩余也公弟光房字天駟當己卯余試南都方病瘧天駟以其天界寺私室寓余

朱荃宰字咸一在留都爲鬪墨之戲皆方正邵格之

羅小華名品方程以下不論也知武康縣代者左碩

人訐之徐虞求先生致書於余往武康爲解時咸一

方病與韓道士講坐功及余武康返而咸一已死韓

道士者住重陽觀一飯能盡斗米閉戶或一月不食

至庚寅猶在重陽王爾祿拜之爲師不知所往

陳元齡字宗九閩人余過於金陵著思問初編其壬

通之學得之於吾鄉周雲淵惜其時未及受之也

顧杲字子方涇陽先生之孫南都防亂揭子方爲首
阮大鍼得志以徐署丞疏逮子方及余時鄒虎臣爲
掌院與子方有嫌連故遲其駕帖弘光出走遂已子
方建義死於亂兵

陳弘緒字士業江右人在南都與余訪求藏書之家
庚子余遇其舅氏於舟中寓書士業答言吾非故吾
若有慚德何也

萬士華字茂先江右人南宗伯李小灣出諮訪謚冊
皆擬謚於上 先忠端公之謚茂先所擬也

思舊錄

三五桂樓刊本

朱大典字未孩余十四歲時隨 先公至李皇親園
看牡丹公方較射園中得一見之其後守金華死最
烈有金無鍊者屠城之日無鍊知必死立於廟門屠
者入廟三四番在廟內者皆死從無鍊身旁往返皆
不見之幸而得生其弟則受屠

求夢神令其伸掌

嘗於南鎮
至是城外

穴地十人同埋一

錢士升字御冷嘉善人已已余至其家求墓文公出
一冊問東浙士大夫賢否卽書其上此時已爲入相
張本

李清字心水泰州人爲甯波推官不甚知余久之而
相契先公同難之謚典正當邪氛熾日忽然並下則

公之力也癸丑余寓書秦州公答云弟家居近三十
載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邱忽一羽從空
而下敢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且驚且喜已聞大夫
人壽躋八旬益嘆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
日屈指卽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奉上
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二十載內唯矻矻一卷書以消
茲長日耳

思舊錄

三五桂樓刊本

張國維號玉笥東陽人官至大司馬相東浙余更深
見之論事送余下舟聲如洪鐘尋死國難

張鼐字侗初松江人已已余見之於其家時先生已
病革臥一坑上以隱囊靠背而坐謂余氣清他年遠
到勿忘老夫之言也

黃端伯字元公江右人爲甯波司理調杭州余登其
舟自丈亭談至下壩諮訪民隱出語直捷無所回護
在杭州出堂則士子與僧道環聚者數百人一切以
機鋒行事元公死難甚烈無元公則南都
矣

徐汧字九一蘇州人死難余於戊寅往還

吳志遠字子往嘉善人先生與高忠憲歸陶庵三人爲林下之遊俱以澹泊明志甲戌余會葬魏忠節先生與劉夫子講學竊聞其緒言

陳龍正號幾亭嘉善人甲戌劉夫子題忠節之主余同舟而歸幾亭拜夫子於舟中投書一卷言天下之風氣操於紹興今之利病無一不操於書辦爲六部各衙門書辦者皆紹興人書辦之父兄子弟皆在紹思舊錄

五桂樓刊本

興使爲郡縣者能化其父兄子弟則在京之書辦亦無不化矣余覽之曰迂論夫子曰今之人誰肯迂者余甚悔其失言

彭期生字觀我海鹽人亦拜夫子於舟中後死贛州之難丙辰余過其家夫人年八十外猶在

林可任字增志溫州人壬午北京往還相隆武後嗣法石奇改名法幢

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余初遇之嚴印持座上庚辰至其家所居四面皆水圍以闌干非舟不可登其堂越中初立木叔以少宗伯從事其後死節

劉同升字孝則江右人癸未來湖上酒闌與沈崑銅論荆溪孝則頗右之相爭無已余解之方散

蘇桓字武子江右人其壽吾母四十歲詩做風雅體爲之甚美

鄧錫蕃字雲中金壇人嵎縣知縣余弟司興補弟子員爲公所薦余至嵎館余於寺臥雪者數日於是有大雪封山城寂莫老僧刺血字模糊之句

龔立本字淵孟常熟人慷慨喜事知崇德縣余入其署中談時局甚悉

吳炳號石渠長於填詞所著有西園情郵畫中人療思舊錄

五桂樓刊本

妬羨綠牡丹雖多勦襲而不落俗徐虞求先生甚不喜之曰五院本乃石渠之五經也以三司首領攝餘姚縣事先公諭祭石渠董其事後從亡而死

徐枋字昭法九一先生之子甲辰余上靈岩繼起館於天山堂一時來會者周子潔文孫符王雙白而昭法後來余篋中有文數篇昭法見之嗟賞不已以爲此真震川也因相與論著述欲以通鑑爲經二十一史爲緯重翻局面亦未知其後曾拈動否也其苦節當世無兩謝絕往來當道聞其名者無從物色餽遺一介不受半菽不飽以糠粒繼之其畫神品蘇州好